

王蒙卷

中国当代名人随笔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当代
名人随笔
蒙卷

ZHONG GUO DANG DAI
MING REN SUI BI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当代名人随笔

王蒙 卷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625印张 1插页 303千字

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224-03030-9/I·730

定 价：8.45元

小序

陕西的同志热心，“硬是”要我编了一本随笔集子。

其实我是写小说的，我实在没有用心写过随笔。但是文学上有意种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事太多太多。也许正因为无心才更是随意之笔。随意方见性情。随意方绝矫饰。知我意者读者也。知我心者读者也。

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只是想告诉读者一点话，并没有考虑文学上的事情。



小传

王蒙，祖籍河北，1934年10月生于北京，幼年在家乡。从上小学就回到北京。从上中学就革命，1948年才14岁就参加了共产党。1949年后做团的工作，50年代初期开始写作，处女作就是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到1979年才首次正式出书）。

50年代后期被卷入政治漩涡，后20余年基本辍笔。曾在北京郊区、新疆伊犁农村劳动，担任过人民公社副大队长。学会维吾尔语，当过翻译也当过编辑。70年代后期复出文坛。他写小说评论杂文散文诗歌报告文学也研究《红楼梦》李商隐还从事英文诗歌和小说的翻译，迄今发表的作品累计近五百万字。在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他作品的译本出版发行。多次获各种奖包括意大利蒙德罗国际文学奖特别奖和日本创价学会的和平文化奖。

一度担任文化部长，现在也有若干职衔。他爱喝稀粥也能吃只有五成熟的法式牛排，是游泳迷，爱听河北梆子，生性乐观幽默，抗干扰性能好。

责任编辑 李玉皓
封面设计 薛卫真
版式设计 孙恩戈

ISBN7-224-03030-9/1 · 730
定价：8.45 元

目 录

逍遥	(1)
天街夜吼	(3)
自序三篇	(5)
一笑	(8)
周末与文化	(11)
无为	(14)
安详	(16)
再说安详	(18)
在公路上	(20)
盛夏(外三则)	(23)
轻松	(30)
我的遗憾	(32)
在声音的世界里	(34)
旅游	(38)
我的六本新书	(40)
赞美绿叶	(42)

喜悦（外三篇）	(44)
榴莲	(48)
锦瑟的野狐禅	(51)
我爱喝稀粥	(56)
感伤	(60)
我说沈从文	(63)
搬家	(67)
我们大队的同事们	(72)
四月泥泞	(77)
作家的书简与友谊	(80)
宰牛	(83)
海的颜色	(85)
无花果	(87)
新疆的歌	(89)
又见伊犁	(94)
福尔摩斯是无赖吗？	(98)
佛罗伦萨一夜	(101)
永远的美丽	(103)
吃的五要素	(105)
忘却的魅力	(110)
哭老铁	(114)
落叶、树及其它	(118)
诬告有益论	(126)
对于书的渴望	(129)
苏州赋	(132)
满面春风的克里木·霍加	(136)

凝思	(139)
说“吹牛”及其他	(146)
鳞与爪	(152)
与诗琳通公主会见	(157)
天涯海角·飞沫	(161)
也算学问	(166)
不算寓言	(173)
皮实的诗	(176)
我的一日	(178)
笔会与《青春万岁》	(181)
清晨的跑	(183)
高楼与彩电	(186)
风格散记	(188)
风格散记(续一)	(192)
风格散记(续二)	(197)
长的一解(外一则)	(203)
痛苦三章	(206)
学术篇	(212)
漫话文艺效果	(215)
再说文艺效果	(219)
题材与作家	(224)
侃侃王朔	(228)
商榷杂说	(232)
叙事合一新论	(238)
光明澄静 如归故乡	(248)
清新·穿透与“永恒的单纯”	(251)

《读书》补	(260)
九死未悔的郑重	(267)
“缘木求鱼”	(271)
话说这碗《粥》	(278)
相声的文学性	(281)
符号的组合与思维的开拓	(287)
批评或有之隔	(293)
短评两则	(300)
惊险的模式及其他	(307)
发见与解释	(313)
再话语词	(319)
懂还是不懂?	(325)
一篇《锦瑟》解人难	(334)
再谈《锦瑟》	(343)
东施效颦话语词	(349)
谈学问之累	(357)
话说“朝三暮四”	(367)
旧体诗的魅力	(371)
讲点逻辑	(377)
作家是用笔思想的	(381)
时间是多重的吗?	(385)
蘑菇·甄宝玉与“我”的探求	(393)
文化传统与无文化的传统	(399)
话说《雨人》	(404)
《回娘家》模式的意义	(408)
《白蛇传》与《巴黎圣母院》	(413)

谁了解毕加索？	(418)
夫妻怎样才能和谐.....	(424)

逍遙

我不知道为什么从小就喜欢逍遙二字？是因为字形？两个“走之”给人以上下纵横的运动感，开阔感。是因为字音？一个阴平，一个阳平，圆唇与非圆唇元音的复合韵母，令我们联想起诸如遥遥，迢迢，昭昭，萧萧，森森，骄骄，袅袅，悄悄……都有一种美。

不知道对于庄周，对于“文化革命”中不参加“斗争”的一派“逍遙”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从《说文》到《辞海》对于“逍遙”有什么解释；反正对于我个人，它基本上是一种审美的生活态度，把生活，事业，工作，交友，旅行，直到种种沉浮，视为一种丰富、充实、全方位的体验。把大自然，神州大地，各色人等，各色物种，各色事件视为审美的对象，视为人生的大舞台，从而得以获取一种开阔感，自由感，超越感。

自己丰富才能感知世界的丰富。狭隘与偏执者的世界则只是一个永远钻不出去的穴洞。自己好学才能感知世界的新奇。懒汉的世界则只是单调的重复。自己善良才能感知世界的美好。阴谋家的四周永远是暗箭陷阱。自己坦荡才能逍遙地生活在天地

之间。蝇营狗苟者永远是一惊一乍，提心吊胆。

因为逍遥，所以永远不让自己陷入无聊的人事纠纷中，你我我，恩恩怨怨，抠抠缩缩，唧唧咕咕，这样的人至多能取得蚊虫一样的成就——嗡嗡两声，叮别人几个包而已。

当然不仅逍遥。也有关心，倾心，火热之心。可惜，只配逍遥处之的事情还是太多太多了。不把精力浪费在完全不值得浪费的方面，这是我积数十年经验得来的最宝贵的信条。

(原载：1992年9月11日《南方周末》)

天街夜吼



从平地上看泰山，实在看不出什么不同来。

仰望泰山，普普通通，比起任何你随处可见的俗山，并不更雄伟或更壮丽或更神奇或更险峻或更潇洒飘逸浑若上帝一不小心给玩出来的似的。你可能觉得，给你点时间，加上子孙后代，发扬后智叟精神，你也可以堆一个泰山。

爬上去，上了南天门，进入她的境界，你才叹服于她的恢宏与镇静。

泰山不是为了唬地上的众生的，不是为了仰视的；是为了登临的。

至南天门东行曰天街。石头铺好了平平的路，路口有卖当年武大郎兄卖过的炊饼的，虽然蜜斯潘金莲人面不知何处去，令人黯然神疲并赞扬改革开放带来的观念更新，街还是真像街。

至于天，自然是言其高也。入天门，行天街，头右甩，但见森森郁郁而又一目了然。泰安县如在掌中。津浦路如悬天上。宇宙辽阔，气象万端，高低起伏，阴阳明暗，远近曲直，风云寒暑，变化有定而又各得其所。游人纷乱如蚁。在大山大河大自然大宇

宙面前，已身蜉蝣而已，于是想起几个装模做样要吃人的纸老虎或纸老鼠或活跳蚤，不禁哑然失笑。祝他们平安。

晚饭毕，便披上军大衣夜游天街。虽说是高处不胜寒，夜景仍然迷人。同行文友曰蒋子龙、范希文、毕玉堂，走过一趟，依石而坐，观星，观月牙儿，观灯，观黑影夜色。便觉渐入佳境，乃仰天长啸，引吭高歌，歌妹妹你大胆往前走，远处一位不相识的老哥便喊此歌不让唱了，略一困惑，继续唱自己的，不信唱这歌能割鸟。并紧接着唱我们共产党员好比呀种啊啊啊子，人民好奥比土啊啊地……颇有泰山石敢当之感。然后唱沙家浜人士郭连长所唱的听对岸响数枪声震恩恩痕芦荡昂杭昂杭及讴唆罗蜜藕——意大利拿不勒斯名曲《我的太阳》。觉得唱得极为痛快。

人生能得几回吼？跟着感觉也不好走！

第二天起来，规规矩矩，客客气气。外甥打灯笼——照旧。是日壬申五月初六，端阳后一日，西历六月六日，星期六，六六六六，或曰大顺，或曰六——啊，是没有门儿的意思。北京土话而已。

1992年9月5日《新民晚报》

自序三篇

《冬雨》序

勤十缘出版社要把我的四篇小说旧作编一个集子在香港出版,我很高兴。

《冬雨》写于 1956 年初冬,那时我才 22 岁;已经经历了对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大讨论,故而小说里也许有一点超出年龄的感喟。小说发表的当时,我曾收到一封充满感情的读者来信,居然把这篇小小的作品与什么“契诃夫的风格”联系起来。1960 年,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的一本英语文学刊物叫“NewWorld”(新世界)译载了它。20 年后我才知道此事,并获得了译文的拷贝。近年有论者说,从小说里可以看到作者的某种忧伤和不幸的预感。

《杂色》写于美国爱荷华城,当时 1980 年参加聂华苓夫妇主办的“国际写作计划”。这样一篇作品发表后有一段短时期居然还引起了争议,可能是一些朋友那时正很警惕地反现代派的原

故吧。

《蝴蝶》得过许多名目的奖，翻译到国外的也最多。在日本出了单行本（相浦果译），在前民主德国，出了以此为书名的我的中、短篇小说集。

《春夜》在我的小说里，就算是写日常生活、有那么点“轻音乐”的意思了。

我觉得这家出版社选的篇目还有趣。从“冬雨”到“春夜”，历时 27 年，王蒙老矣！

我感兴趣的是，各方面的背景都与大陆不同的香港同胞，看了这种对于他们说不定相当陌生的作品，会有什么想法呢？我借此机会问候久违了的香港朋友。

《表姐》序

勤十缘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拙著《表姐》一书，恰似一个什锦菜盒。其中最早的作品写于 1979 年，最近的作品写于 1988 年，有的写得相当写实，有的相当荒诞。有的脉脉含情，有的信口开河。有的偏重心理独白，有的近乎寓言可又不是。或谓亦实亦虚，亦庄亦谐，有长有短，有雅有俗，若隐若现，若悲若喜；不拘一格，而又万变不离其旨。

我希望全方位、全色彩、全天候地表现生活，摄取影像，试验小说的可能性，不断地考验我自己，发挥我自己，变化我自己。这本集子也提供了一个使读者更多方面地接触与了解评判我的机会。

我不喜欢把自己变成风格的奴隶。我喜欢拳打脚踢，翻跟头竖直溜，出人意外。我并不希望让读者一眼便认出我来，我